



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书系

国际政治系列

国际秩序 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American Foreign Strategy Adjustment

杨卫东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书系
国际政治系列

国际秩序 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American Foreign Strategy Adjustment

杨卫东◎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秩序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 / 杨卫东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6

(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书系. 国际政治系列)

ISBN 978-7-201-13699-8

I. ①国… II. ①杨…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②美国
对外政策—研究 IV. ①D81②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3994 号

国际秩序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

GUOJI ZHIXU YU MEIGUO DUIWAI ZHANLUE TIAOZHENG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策划编辑 王 康
责任编辑 林 雨
特约编辑 郑 玥
装帧设计 卢炀炀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200千字
版次印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书系

主 编：高 建 马德普



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书系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天津人民出版社

编 委 会

顾 问：徐大同 赵宝煦

主 编：高 建 马德普

学术委员会(姓氏笔画排序)：

马德普 王浦劬 王乐理 丛日云 任剑涛 孙晓春

朱光磊 何包钢 应 奇 肖 滨 张凤阳 张桂林

杨 龙 杨海蛟 周光辉 林尚立 徐湘林 徐 勇

高 建 韩冬雪 葛 荃 谭君久

编辑委员会：

高 建 马德普 余金成 吴春华 常士闾

刘晓津 佟德志 刘训练 王 康

目 录

序 言 / 1

第一部分 国际秩序理论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原因

权力·规则·合法性与国际秩序的机理 / 13

一、权力·合法性与现实主义的国际秩序观 / 14

二、规则·合法性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观 / 16

三、权力·规则·合法性与国际秩序的机理 / 19

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

——基于实力与政治领导力关系的视角 / 25

一、国家实力与政治领导力的关系 / 26

二、美国实力变化分析 / 30

三、政治极化与美国政治领导力的下降 / 33

四、否决式政治与美国政治领导力的下降 / 39

五、对外战略失误与美国政治领导力的下降 / 44

六、结束语 / 49

第二部分 国际秩序与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战略调整

国际秩序与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 55

一、国际经济秩序与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 56

二、国际政治秩序与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 59

三、国际秩序与美国的国家利益 / 63

四、奥巴马政府国际秩序观的现实考量 / 67

约翰·伊肯伯里国际秩序思想及其评析 / 74

一、伊肯伯里国际秩序观的思想体系 / 75

二、伊肯伯里的国际秩序观与奥巴马外交 / 86

三、伊肯伯里国际秩序思想评析 / 91

奥巴马外交：主义意识还是问题意识 / 96

一、奥巴马外交：主义意识 / 97

二、奥巴马外交：问题意识 / 102

三、奥巴马外交：藏主义于问题之中 / 105

国际秩序与奥巴马政府的外交遗产 / 109

一、奥巴马政府国际秩序大战略的理论基础 / 110

二、国际秩序与奥巴马政府国家利益观的新思路 / 115

三、奥巴马政府的外交遗产 / 118

四、结束语 / 124

第三部分 国际秩序与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调整

美国对外政策传统的第四种解读 / 129

一、保守国际主义的主要特点 / 130

二、保守国际主义的思想根源 / 134

三、武装的外交能否奏效 / 138

杰克逊主义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 / 144

一、杰克逊主义的政治理念 / 146

二、杰克逊主义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 150

三、杰克逊主义的回归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 / 154

四、结束语 / 162

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 / 165

一、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思想 / 165

二、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国家利益观 / 171

三、报告对中美关系的消极影响 / 175

四、结束语 / 179

第四部分 国际秩序转型与中美关系

中国梦面临美利坚“智能帝国主义”的挑战 / 185

一、美国大战略的调整——美利坚“智能帝国主义”出笼 / 185

二、“智能帝国主义”——巧实力的 2.0 版 / 190

三、中国梦面临美利坚“智能帝国主义”的挑战 / 197

四、结束语 / 201

全球失序与美国对华战略争议 / 204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失序 / 205

二、全球失序下的美国对华战略争议 / 210

三、中美关系“十字路口论”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 213

四、相互塑造与中美正和关系 / 219

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反思及其认知误区 / 225

一、美国战略界的对华政策“十字路口论” / 226

二、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反思之一：“改造失败论” / 229

三、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反思之二：“遏制失败论” / 233

四、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的认知误区 / 238

国际秩序失序化与中国的战略思考 / 242

一、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秩序失序化的争论 / 243

二、国际秩序失序化原因分析 / 247

三、国际秩序失序化背景下中国的战略思考 / 256

四、结束语 / 260

参考文献 / 263

后 记 / 285

序 言

国际秩序是近年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但何为国际秩序？学术界始终存在争议。如何理解国际秩序，赫德利·布尔的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布尔从国内秩序入手，进而推演出如何理解国际秩序。此外，基辛格从合法性角度认识近现代国际秩序的分析视角也极具启发性。故此，本书提出了从权力、规则与合法性角度认识国际秩序的一种思路框架。

国际秩序成为近年学界不断热议的一个话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现存国际秩序可能处于转型或失序状态。众所周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现存国际秩序的主要塑造者。自从近代早期大航海时代以来，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层面的世界一体化逐渐成为一种大趋势。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西方世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实践不断证明，现代化不断走向西方化。故此，近代以来的国际秩序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烙印。二

战结束以来,基于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以及自立国以来所具有的使命感,美国肩负起世界领导者的重任。从此,战后国际秩序开创了美国式自由国际秩序的时代。但二战后七十余年的实践反复证明,试图用一元性的西方文化整合一个多元性的国际社会,其结果只能造成国际秩序的失序。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权力供给不断显露出“权力赤字”,这更加剧了现存国际秩序的失序化,但西方学术界不断有人认为,这种失序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之崛起造成的,这就有失公允。国际秩序的失序或转型,其原因非常复杂,但作为现存国际秩序的主要供给者——美国的不作为或胡作为应负有一定的责任。21世纪以来,美国霸权地位的日益衰落导致其无法再按照自身的意愿继续领导世界,这恐怕应该是国际秩序失序或转型的内在原因。美国学者伊肯伯里认为,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是秩序问题。正是因为认识到国际秩序的重要性,认识到新兴大国可能挑战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奥巴马政府才会将国际秩序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视野,强调国际秩序是继安全、经济繁荣、价值观之后的美国第四大国家利益。但是,如何有效地提升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如何捍卫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调整的实践表明,美国的霸权地位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高举“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竞选成功的特朗普却对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提出质疑,其对二战后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的态度令国际社会怀疑美国是否还愿意主导二战后国际秩序。近一年多以来,学术界普遍质疑特朗普时代的美国还能否主导战后国际秩序。

应该承认,当今的国际秩序实质上是二战后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构建的

自由国际秩序,带有鲜明的美国烙印,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体现。所以,奥巴马政府才会将现存国际秩序视为美国国家利益,在当今世界也只有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能够这样认为。正是因为二战后国际秩序主体是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构建的,是威尔逊式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体现。因此这种国际秩序更多地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基础之上,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体现,它试图用文化的一元性替代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故此,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看来,这种国际秩序更多地强调了其有序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国际秩序应该体现的正义性一面。所以说,二战后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是一种有缺陷的国际秩序。尽管现存国际秩序存在某种缺陷,但在美国主流派政治精英看来,这种国际秩序还是比较好地维护了美国国家利益。但是,当今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却认为,这种国际秩序没有更好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美国不应该再肩负起主导现存国际秩序的重任。从奥巴马时代到特朗普时代,美国政府就国家大战略的调整及其引发的争议,实际上涉及如何从美国历史的角度理解何为美国国家利益,何为美国对外大战略等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从美国对外政策史的角度上讲,两大主要的思想流派影响到美国的对外政策乃至对外大战略,这两大思想流派分别是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其主要代表是威尔逊主义与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与汉密尔顿主义分别从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强调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对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一个政治自由、经济开放的外部世界息息相关。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事

关美国国家利益,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世界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美国对外大战略强调要捍卫一个自由民主与经济开放的世界,因为这些事关美国国家利益。但是,国际主义在 19 世纪的美国对外政策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时期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思想流派是民族主义(也可以称之为孤立主义)。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有小亚当斯主义与杰克逊主义。1821 年 7 月 4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在美国国庆日发表的演说中呼吁美国人民仅做自由与独立的祝福者,而不要到海外去消灭妖魔。其演说所渗透的思想与华盛顿告别演说一脉相承,这种现实主义而非自由主义的外交思想深深地影响了 19 世纪的美国对外政策。此外,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任内基于“美国第一”的逻辑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狭义解读被后世冠之以杰克逊民族主义,这同样也影响到 19 世纪的美国对外政策。所以,整个 19 世纪,美国对外大战略在“美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支配下,而并非“世界主义”的国际主义支配下,小亚当斯主义与杰克逊主义都从对美国国家利益狭义的角度理解美国对外政策。但是,20 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伴随着美国国力的日益强大,潜伏于美利坚民族内心深处、基于启蒙思想与宗教使命的自由主义冲动日益影响到美国对外大战略。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美国对外大战略强调美国对“自由世界”的领导。具体而言,这种领导主要通过三个层面实现:其一,经济层面,以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主导世界,确立美元在世界的支配地位。其二,地缘政治层面,依靠美国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与军事同盟体系领导世界。其三,价值观层面,用美国式自由主义价值观整合世界。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对“自由世界”的领导扩展到全世界。但是,当国际主义支配二

战后美国对外大战略之际,在19世纪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二战结束以来,民族主义以各种形式的孤立主义攻击国际主义,认为美国对外战略目标与可支配的战略手段之间存在着不协调或不平衡的危险可能性,体现在美国战略界,就是不断有各种声音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提出质疑。民族主义强调美国应该作为一个克制的强国而不要作为一个世界领导者,强调美国对外战略目标的有限性。事实上,在整个美国对外战略史上,美国对外大战略就在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平衡之间纠结。有所不同的是,在整个19世纪,民族主义主导着美国对外大战略,而20世纪,国际主义日益主导美国对外大战略。美国历史学家沃特·麦克杜格尔(Walter A. McDougall)指出,美国在二百多年的对外政策实践中信奉两本《圣经》,老《圣经》强调美国作为世界的乐土(Promised Land),新《圣经》强调美国作为世界的十字军国家(Crusader State)。民族主义强调美国作为世界的乐土,国际主义强调美国作为世界的十字军国家。冷战结束之初,以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为代表的国际主义与以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为代表的孤立主义就美国对外大战略的争议就体现了部分民族主义对自由国际主义主导美国对外大战略的不同意见。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尽管奥巴马对外标榜美国必须捍卫自由国际秩序,但以实用主义著称的奥巴马政府在对外大战略方面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战略收缩,对“美国例外论”并不热衷。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际,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克鲁兹(Cruz)与特朗普都反对美国奉行价值观外交,主张美国不能再做世界警察,再也不能在海外搞民主化的国家建构,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国内。此外,民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Sanders)也质疑美国在战后长达70年之久的国际领导地位。所以,特朗普政府的上台决非偶然,是美国国内民族主义政治势力对国际主义长期主导美国对外大战略表示不满的体现。一年多以来,特朗普政府的内政外交充分表明,基于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观,特朗普并不认为一个自由民主与经济开放的世界事关美国国家利益。特朗普所强调的安全是美国自身的安全而不是他国的安全,特朗普所强调的繁荣是美国的经济繁荣而不是世界的经济繁荣,特朗普所强调的民主是美国的民主而不是世界的民主。所以,美国政治精英中的建制派才会担忧美国主导达70年之久的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问题。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外大战略方面都秉承自由国际主义的政治逻辑,强调用威尔逊式自由国际秩序领导世界。今天,强调“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政府却在挑战这种自由国际主义的对外大战略,但问题是,美国对外大战略的转变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从漫长的美国对外政策史角度上讲,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政治博弈中,从19世纪的民族主义一统天下,到20世纪国际主义逐渐占据支配地位,再到21世纪的今天,民族主义对主导美国对外大战略长达70年之久的国际主义发起挑战并取得支配权,这至少说明美国主导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自由国际秩序到今天有可能发生某种程度之变化。故此,当今的国际秩序正日益进行着深度调整与变革,国际秩序的大转型成为一种历史必然,传统上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一统天下的格局将成为过去。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之际,美国对外大战略也在深度调整。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对外大战略的调整就是这种大变局转变的体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实力与影响力日趋下降,这导致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出现了“治理不利”的现实困境,而这种现实困境又诱发了学界不断热议未来的国际秩序问题。由于中国GDP规模不断增长,西方学者甚至将2015年认定为“中国世纪元年”,这样,中国似乎有取代世界霸权国美国的资本,未来的国际秩序问题在事实上成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秩序之争。但冷静思考,大家还是应该慎言中美秩序之争,尤其是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

第一,国际秩序之争的实质是领导权问题,中国不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所经历的国际秩序主要都是世界大国主宰的秩序,是世界大国意志与利益的集中体现,这在近代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东亚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伊斯兰的世界体系中都得到充分体现。今天的国际秩序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意志与利益的体现——尽管它吸纳了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合理建议。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当然自居为这一秩序的缔造者与领导者,视现存的国际秩序是其利益所在,奥巴马时代的美国甚至将国际秩序上升到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这一点在奥巴马政府出台的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那么中国大谈国际秩序,其用意何在?是否要取代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角度上讲,历来世界老二不好当,因为世界老大对世界老二具有一种本能的猜疑与戒备心理,始终防范着世界老二对于其世界领导权的觊觎之心。所以,具有大智慧的世界老二并不奢望世界老大的身份,时刻“夹着尾巴做人”,回避世界老大的猜疑。世界老二的命运有三类:取代老大的身份,这往往需要通过血与火的洗礼完成

身份的转换；永远做老二，这也并不容易，因为这既要面对老大的猜疑，又要面对老三、老四对老二地位的觊觎之心；与老大反目，在权力之争中沦落为老大的阶下囚。中国现在勉强才成为世界老二，位子还并没有完全坐稳，与美国这位世界老大相比，实力与影响力还有很大的差距，何以奢谈国际秩序！从硬实力的角度讲，中国一切问题的立足点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总依据。即使 2049 年的中国完成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也不过是一个世界中等强国，人均 GDP 还与世界一流强国的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中国的综合国力要超越美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中国发展势头不错，但美国发展势头在发达经济体中也并不算差。尽管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霸权国正在走向衰落，但这种衰落是相对的。从人类发展史角度讲，美国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社会发展的弹力、纠错能力与增长的潜力巨大。中国发展势头虽强劲，但国内改革面临的阻力与压力巨大，需要解决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远比美国要复杂与艰巨得多。

第二，主导国际秩序的国家不光要具有雄厚的实力，还要有制定规则的能力与引领道义的影响力，而这些因素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都不具备。国际秩序的建立需要三大支撑要素：实力、规则与道德合法性。现阶段的中国在这三大方面都不具备充足的条件：中国的硬实力还不具备完全优势；中国拿不出成熟的、可以替代现存国际秩序的规则理念；中国更不具备能够替代头号世界强国、并能够引领世界潮流的道义影响力。就现实而言，中国要做世界老大，中国民众可能有这种心理需求，因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灿烂与辉煌占据了历史长河的绝大部分时空，中华民族作为东亚秩序乃至古代国际秩序的塑造者心态已经相当久远。但是近代百年的弱国现实造成了今天的中